

CHURCHILL

永不屈服 丘吉尔自传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丁晓花◎译



CHURCHILL

永不屈服 丘吉尔自传

[英] 温斯顿·丘吉尔 ◎ 著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丁晓花 ◎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不屈服: 丘吉尔自传 / (英) 丘吉尔著; 丁晓花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94-0810-5

I. ①永… II. ①丘… ②丁… III. ①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1874-1965) — 自传
IV. ①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1865 号

书 名	永不屈服: 丘吉尔自传
著 者	(英) 丘吉尔
译 者	丁晓花
责任编辑	梁雪波 孙金荣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810-5
定 价	3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童年时代 / 1
- 第二章 哈罗公学 / 14
- 第三章 考试 / 22
- 第四章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 38
- 第五章 第四轻骑兵 / 53
- 第六章 古巴 / 61
- 第七章 豪恩斯洛 / 73
- 第八章 印度 / 82
- 第九章 在班加罗尔的学习 / 89
- 第十章 马拉坎德野战军 / 100
- 第十一章 玛蒙德山谷 / 110
- 第十二章 提拉山谷远征 / 120
- 第十三章 与基钦纳之间的过节 / 131
- 第十四章 恩图曼战役前夜 / 139
- 第十五章 骑兵冲锋的魅力 / 148

- 第十六章 离开军队 / 160
- 第十七章 奥尔德姆 / 178
- 第十八章 和布勒一起去开普 / 189
- 第十九章 装甲火车 / 197
- 第二十章 狱中生活 / 213
- 第二十一章 布尔越狱（上） / 220
- 第二十二章 布尔越狱（下） / 235
- 第二十三章 重回军队 / 245
- 第二十四章 斯皮扬山战役 / 254
- 第二十五章 解救莱迪史密斯 / 263
- 第二十六章 奥兰治自由邦 / 271
- 第二十七章 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 / 285
- 第二十八章 卡叽大选 / 293
- 第二十九章 下议院 / 302

第一章 童年时代

一个人的记忆始于何时？孩童的启蒙意识又始于何时？我只记得我最早的记忆始于爱尔兰。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晰地回忆出那里的一景一事，有时甚至还能依稀记起那时遇到过的一些人。1874年11月30日，我在爱尔兰出生了，但在1879年早些时候就离开了那个地方。1876年，我的爷爷马尔巴罗公爵^①被迪斯雷利先生授命为爱尔兰总督，于是父亲跟随爷爷去爱尔兰当他的秘书。那时我们住的房子离总督大区只有一步之遥，它还有个名字叫“小舍”。我在那儿度过了将近三年的童年时光。对于那时的一些事情，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我记得1878年的时候，总督祖父为高夫勋爵^②雕像揭幕的情形：一大队骑在马背上的红衣士兵排成一排，拉开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棕色幕布。老公爵也就是我那令人敬畏的爷爷当时大声跟人群讲着话。我甚至还能记起他说过的一些词语：“他发动齐射，打乱了敌人的队伍阵列。”我完全能理解爷爷的这番话是在讲战争。他话语中的齐射指那些穿着黑衣的士兵（步枪兵）经常在菲尼克斯公园所做的一些发出巨响的事情。我

① 马尔巴罗公爵（1844年—1892年）：据推算应该是马尔巴罗公爵八世。

② 休·高夫（1779年—1869年）：英国陆军元帅，第一代高夫子爵。

早上经常会去那个公园散步。我想，这就是我完整的最初的记忆。

除此之外，我脑海中还记得一些比这更清楚的事情，比如我们要去看哑剧这件事。去看哑剧这件事让我激动了良久。终于等到了那个让我期盼已久的下午，我们从总督大区出发，开车去了城堡，其他孩子都在那儿集合。城堡内部有一片开阔的正方形广场，地上铺着椭圆形的小石头。雨过天晴了，以前那里跟现在一样也经常下雨。我们到城堡后，看到很多人吵吵嚷嚷着从门里往外走，然后有人告诉我们里面的剧院被烧为平地了，不能进去观看哑剧。人们能够找到的剧团老板的唯一东西就是他口袋里的钥匙。为了慰藉我们没有观看到哑剧的遗憾心情，我们约定第二天去参观这座建筑物的废墟。我很想目睹一下剧团老板的钥匙，但这种想法似乎不太容易实现。

这段时间里，我们去参观了波塔灵顿伯爵的别墅。波塔灵顿伯爵算是我的一个叔叔。虽然我四岁或者四岁半之后就没去过这个地方，但我还能清楚地描绘出那个别墅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开车开了很久才来到那个地方，那里有一座非常高的白色石塔。有人告诉我奥利弗·科隆威尔还曾宣传过这座塔。我当然能理解，科隆威尔宣传过很多东西，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人。

照看我的保姆叫埃佛勒斯夫人，她特别惧怕芬尼亚兄弟会^①的成员。我猜测这些家伙肯定都是无恶不作之人，如果有方法的话，也许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有一天，我骑着驴子出去玩，看到了一大堆黑压压的人群浩浩荡荡地往我们这边走来，我

^① 芬尼亚兄弟会：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团体，1858年由约翰·奥麦赫尼在美国成立，致力于推翻英国人对爱尔兰的统治。

们以为那是芬尼亚兄弟会的人。后来我才确定那是伦敦步枪旅^①。但我们都受到了惊吓，尤其是我的驴子，它不停地踢着蹄子表示自己的不安和焦躁。我被它从背上甩了下来摔到了地上，摔成了脑震荡。这就是我与爱尔兰政治的初次会面。

在菲尼克斯公园里有一片绿荫葱葱的树木丛，这些树木中间有一座屋子，屋子里住着一位首席秘书或副秘书长级别的人物，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不太确定。但无论如何，这座房子里住着一位叫布克先生的人，他曾经送给我一架鼓。我已经记不起他的样貌，但是我还记得那架鼓。两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到英格兰的时候，人们告诉我说就在我们每天散步的这个菲尼克斯公园里，布克先生被芬尼亚兄弟会的成员谋害了。我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对此事感到胆战心惊，只有我觉得何其幸运，在我从驴子身上摔下去的时候，芬尼亚兄弟会的成员没有抓到我。

就是在“小舍”里，我第一次开始讨厌受教育。有个被称作“女家庭教师”的凶恶的人即将来到家里教育我。已经确定了她来教学的时间，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埃佛勒斯女士准备了一本叫作《不流泪阅读》的书。显然，在我看来这本书跟它的名字完全不相符合。然后我知道在女家庭教师来之前，我必须学会阅读，而且不能哭。每天我们都很努力地学习。我的保姆会用钢笔指出不同的字母，我却觉得这些内容十分无聊，让人感到昏昏欲睡。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女家庭教师就要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跟大多数受压迫的民族一样的行动——逃避。我逃到了“小舍”周围那片茂密的灌木林中，它们生长得郁郁葱葱的，环绕了整个“小舍”。家里人找了整整几个小时，然后将我交到了

^① 伦敦步枪旅：成立于1800年1月，为英国的一支步兵步枪团，后来改名为步枪队。

“女家庭教师”的手中。于是，我又开始了每天辛苦的学习生涯，不仅要学习字母，还要学习单词，还有更让人讨厌的数字。字母只要认识就行，当它们组合到一起的时候，还得明白它们的组合规则，也就是说要知道它们的发音，甚至能把它们读出来。可是数字却一团糟，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难以分辨准确的意思，当它们集体出现的时候，我得说出它们的结果。女家庭教师显然非常看中答案的准确性，如果说“不对”的话，那就是错的。我觉得做加减法和借债有着相同的道理：你得先借一个，然后再把你借的还到原来的地方。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使我原本快乐的童年生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我甚至无法尽情享受充满乐趣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生活。因为要去上学，我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少，根本无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课程几乎成了我沉重的包袱，尤其是算术课，一提起它我就像坠入了无底深渊。算术似乎永无止境，做完一道还有一道，即使我绞尽脑汁解决了某种类型的题目，还会出现更复杂的题型。

我的母亲没有直接用这种填鸭式方式来教育我，不过她总是跟老师一个立场。我知道她其实赞成这种做法。记忆中在爱尔兰生活时，母亲很喜欢穿着紧身衣去骑马，她的衣服上常常沾满了泥污。她和父亲经常一起骑着高头大马出去狩猎。这两人只要有一个人迟了几个小时没有到家，全家都会慌乱一片。

在我眼中，母亲好像一位美丽动人的公主。她光彩照人，散发出无穷无尽的魅力。在爱尔兰时，达贝隆勋爵曾经对我母亲有过惊人的描述，为此，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达贝隆。他是这样描述我母亲的：“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与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在都柏林的总督官邸，总督站在房间一端的高台上，被一群精干的幕僚拥簇着，她站在门的左侧。那些幕僚既没有看着总督，也没有注视着总督夫人，而是把目光都聚焦在她的身上。

那天她穿着黑色的衣服，显得身材窈窕，整个人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完全脱颖而出。她的头上戴着最爱的钻石星星，但是和她那明亮的双眸比起来，闪闪发光的钻石星也变得黯然失色。她非常机智且富有涵养，还很有勇气，就像一只敏捷的猎豹，真不愧是伟大公爵的母亲。她善良，聪慧，为人达观，不管在哪里都很受欢迎。她热爱生活，而且会享受生活，也真诚地希望别人和她一样对生活充满信心。她希望每个人都幸福快乐。这么多的优点使她拥有了很多知己。”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也跟他们一样，觉得母亲光彩照人，她就像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虽然我和她不太亲近，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爱。我最知心的好朋友是我的保姆——精心照料我的埃佛勒斯夫人，因为从上学到现在，只有她知道我的烦恼。在来到我们家之前，她用了十二年的时间，一直在坎伯兰郡照料一位牧师的女儿——一位叫艾拉的小女孩。尽管我从未见过“小艾拉”，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成了我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我从埃佛勒斯夫人口中了解到了她的一切，她喜欢吃什么，怎么做祈祷，她如何调皮或者听话，我甚至能在脑海中勾勒出她家的样子。

我非常喜欢肯特郡，因为埃佛勒斯夫人称赞肯特郡是英格兰的花园。她在查塔姆出生，却总是因为肯特郡感到自豪。在她心里没有任何郡能与肯特郡相媲美，正如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得上英格兰一样。她认为爱尔兰根本不能与之相比较。埃佛勒斯夫人完全看不起法国，她曾经用婴儿车推我去法国的一个叫山姆伊利兹的小地方玩耍。她觉得肯特郡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而它的首府——梅德斯通市长满了樱桃、草莓、树莓和李子，简直让人垂涎欲滴！因为这个原因，我总想去肯特郡居住。

1990年冬天，我在都柏林做布尔战争相关的报告，有机会重访“小舍”。在我的记忆中，它是一幢乳白色的矮楼，走廊和百叶

窗都是绿色的，旁边有一块和特拉法尔加广场一样大的草坪，四周紧紧环绕着茂密的大森林。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总督府与森林之间至少要有一英里的距离，直到重游旧地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块草坪只有六十码宽，而那片森林则和灌木丛相差无几。通过目测，我确定骑马只需要一分钟就能从总督府到达那片森林。

除了“小舍”外，我还记得文特诺，而且也很喜欢文特诺。埃佛勒斯夫人的妹妹就住在那里，她妹妹的丈夫在那里当牢头，而且一当就是近三十年。那时他经常带我去山坡或丘陵草原上散步。从他那里，我听说了很多狱中暴动的故事，包括他说自己几次被犯人袭击受伤的事情。我第一次去文特诺，当时英国人正在与祖鲁族人交战。报纸上登了很多祖鲁人的照片，他们赤裸着黝黑的身体，手持尖锐的长矛，敏捷地扔出长矛，我们的很多士兵都死于他们之手。不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死伤比我们更加严重。我很憎恶祖鲁人，会在听到他们被打死的消息时而欣喜若狂。在这一点上，老牢头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很快我们几乎把祖鲁人消灭了。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的照片再也没有出现在报纸上，人们也没有那么怕他们了。

一天，我们在距离文特诺不远的的一个山崖上散步，看到离岸只有一两英里的地方有一艘大船正在扬帆航行。有人说：“那是一艘载战士回国的军舰。”我也记不清了，也许它刚刚从印度回来。忽然之间，天上乌云密布，狂风肆虐，风暴来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往家跑，总算没有被浇成落汤鸡。等我再到山崖上时，这艘扬帆的大船已经不见了。水面上依稀能看到三根黑船桅，光秃秃地直愣在水面。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欧律狄斯”号船不幸翻船，船上的三百名士兵全都葬身海底。听别人说，打捞人员潜入海底打捞尸体时，看到海鱼撕咬那些溺水士兵的尸体时，有人都被吓得晕过去了。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

疤。这些士兵不顾生命危险与野蛮人战斗，战争结束后启程回家，却因为一场暴风雨被淹死在大海里。天气晴朗后，很多民众站在山崖上向海里观望，向死者脱帽致哀。我似乎看到很多小船把一部分尸体拖走了。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泰桥灾难”。一列火车冒着大暴雨在桥上急速行驶，突然大桥毫无征兆地坍塌了，车上的所有乘客都溺水身亡。起初，我以为那些乘客被淹死是因为无法打开窗户逃命。然而，使我感到无限愤慨的是，政府竟然让这么重要的大桥倒塌了。我觉得他们玩忽职守，懒惰懈怠，简直没有一点儿责任心，才会发生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人们会投票反对政府。

1880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上台执政，把我们全家都罢免了。格莱斯顿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四处煽风点火激起民愤，让人们投票反对保守党，使祖父从爱尔兰总督的职位上被撤职。之前，祖父曾经在比肯斯菲尔德前政府里担任枢密院大臣，比较之下，祖父其实并不喜欢爱尔兰总督的职位。在担任爱尔兰总督期间，他必须倾尽所有地款待都柏林的爱尔兰人；为了筹集饥荒基金，祖母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大型的捐赠活动。但是，对于祖父的盛情款待和祖母筹集的基金，爱尔兰人连句“谢谢”都不曾说过。由此可见，他们全都是不知感恩的人。祖父更愿意留在英格兰定期参加内阁会议，惬意地居住在位于布莱尼姆的家中。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格莱斯顿的大敌，被人们称为“使人眩晕的人”。但是，这一次，格莱斯顿彻底打败了他。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一家被迫下野，整个国家都走向了衰败和没落。人们都说它“正在衰亡”。这时年迈的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病入膏肓，很快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大家都认为他的去世是英国的巨大损失，再无人能够阻止格莱斯顿对我们实施那些令人厌恶的政策了。所以，当得知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即将去世的消息时，我每天都非常关注他的病情。可是避无可避，那一天还是来了，所有的人都陷入悲痛之中。人们说，在忘恩负义的激进派刺激下，一位在俄国人面前从不畏惧的伟大的爱国政治家在悲伤中与世长辞了。

正如前文所说，在我心里家庭教师是一个可怕的幽灵角色。如今，我即将开始更为可怕的学校生活。当时我刚好七岁，处于大人们一致认可的“狗都嫌弃”的年龄。我即将进入学校生活，必须接连几个星期在老师的教导下学功课。学校早就已经开学了，我得在学校待整整七个星期才能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学校的传闻，这使我对学校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后来，我所经历的学校生活也的确验证了我的看法。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大转折点，既让我感到不安，又让我激动不已。虽然功课枯燥乏味，但是能够和很多男孩子一起生活非常有意思，我交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经常一起玩耍。的确如有些人所说：“学生时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不止一个大人对我说，他们的学校生活特别艰苦，总是有人恃强凌弱，弱小的学生每天早晨得砸水壶里的冰才有水喝，还常常饿肚子。当然，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如今的情况跟以前大不相同，男孩也开始喜欢现在愉快的学校生活。大人还告诉我即使放假了，那几个稍微年长我一些的堂兄也都不愿回家。我找那些堂兄们求证是否真有这种事，他们只是笑而不语。总而言之，大人们让我去上学，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们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就将我带到这个世界；如今，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会执意让我离开家去上学。

当然，购买上学用品却是件有趣的事情。购物清单上明确地写着至少要买十四双短袜。埃佛勒斯夫人说如果我注意一些的话，买十双袜子就够穿了，她始终觉得买这么多袜子太奢侈。但是，为了避免穿湿袜子的窘境，我觉得可以多买几双袜子作为备用。

命中注定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母亲带我乘坐一辆双轮双座的马车赶往火车站。她给了我三个半克朗的英国银币，我不小心把这三个银币丢在马车上了，而我们却趴在车厢地上的乱草中四处寻找。幸好，我们没有耽误上火车，地球依然在转动。假如耽误了火车，那就是“世界末日”了。

我所去的学校是英国最高级且最昂贵的学校之一，它是父母为我精心挑选的。学校的办学目标就是培养学生顺利进入伊顿公学，所以，它的办学宗旨与伊顿公学很像。学校每个班级只有十名男生，校内还配备了当时很少见的电灯、游泳池，设有两个很大的足球场和板球场，每学期都组织两三次被大家称为“远征”的远足活动；所有教师都是硕士出身，他们每个人穿着罩袍，头戴硕士方顶帽；学校有一个附属教堂，学生所需要的一切都由校方提供，不许带任何东西进入校园。

11月到了，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我在母亲的带领下到达学校去报到。我们和校长一起喝茶，母亲轻松自如地与校长交谈，而我一直担心会不慎打翻茶杯，进校的第一天就给学校留下很坏的印象。只要想到我即将留在这陌生而又恐怖的地方，与一帮不认识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就无比悲伤。要知道，那时我只有七岁，在那之前，我一直开心地在家里玩玩具。我的玩具很多：一辆真正的蒸汽机，一台幻灯，还有差不多一千个我精心收集的玩具士兵。现在，我已经与玩具绝缘了，每天除了上课还是上课。不包括板球课或足球课在内，除了休假的半天之外，我每天要上七八个小时的课。

把我安顿好后，母亲乘车离开了学校。校长让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保管，在本子上进行登记之后，他接管了我交出的三个银币。他对我说，学校里有一个商店，出售各种各样的物品，我可以用这七先令六便士去商店里购买我喜欢的东西。接着，我们

一起离开校长舒适的接待室，进入学生上课和生活的地方——一个毫无生气的公寓。年级老师把我带进一间教室，安排我坐在一张桌子旁。教室里只有我和他，其他的男生全都出去了。他拿出一本印刷着不同字体的褐绿色的薄书给我，问道：“你从未学过拉丁语吗？”

“是的，先生。”

他打开书翻开一页，指着一份表格里的字对我说：“这是拉丁语语法，你得掌握。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我会看看你的情况。”说完他就走了。

Mensa	a table
Mensa	O table
Mensam	a table
Mensae	Of a table
Mensae	To or for a table
Mensa	By, with or from a table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晚上，我独自坐在桌前看着上面表格里拉丁语的第一个词序变位，心里难受极了。你们应该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形。

在我看来，表格里写的东西全都是胡言乱语，像极了藏头诗。但是，我能做到一点就是把它们全部背下来。虽然我极其不乐意，但还是开始背诵这些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拉丁语第一词序变位规则。

半个小时一到，老师就回来问我：“学完了吗？”

“先生，我想我应该会了。”我支支吾吾地回答。他似乎挺满意我的回答。

我大胆地问：“先生，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Mensa 指的是一张桌子，是名词的第一变位，它总共有五个

变位。此刻，你正在学的是第一变位的单数形式。”

“但是，”我追问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Mensa 和英语里的 a table（桌子）是相同的意思。”他回答道。

“Mensa 为什么指 a table？a table 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解地问。“Mensa，a table，是呼格。”他耐心地回答。

“为什么要说 a table 呢？”我穷追不舍地问。

“你可以用 a table 来称呼一张桌子。”他看我依然一头雾水，继续解释说，“当你的一张桌子说话时，这个词就派上用场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对桌子说过任何话呀。”我惊讶万分，不由得脱口而出。

“假如你这么无礼地对待老师，一定会受到体罚。仔细听着，在这里体罚是极其严厉的。”他对我发出了最后通牒。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古典语言。后来我才知道，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从这种语言中受益匪浅。

对体罚的看法，年级老师和圣·詹姆斯校方的观点一样。这里课程设置的最大特色就是用树枝鞭答学生的教育方法，这是学的伊顿公学的那一套教学法。我相信当时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校长绝不会惩罚家长托付给他们管教的小男孩，这里处罚男生的方式太残酷了。即使和内务部所设的一切少年感化院中的惩罚相比，这种体罚也是相当残酷的。直到晚年，我才从读到的材料里认识到校长当时的性格。那时，全校每个月都会把学生召集到图书馆两三次，违规的学生被两个班长拖到隔壁的房间里打得遍体鳞伤。其他学生则胆战心惊地坐在那儿，听到隔壁传来的尖叫声，浑身被吓得直发抖。学生经常去学校附属教堂做礼拜，听高教会^①教导，这种布

^① 高教会：基督教（新教）的派别之一，与低教会相对，最早于 17 世纪末开始在圣公会使用，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要求维持教会较高的权威地位。

道式的教育方式更加强化了教育学生的程度。

埃佛勒斯夫人属于低教会派的信徒，她极度反对教皇，憎恨宗教仪式和礼拜用品，她认为教皇支持芬尼亚组织。我受到她的影响很深，也对那些要人以及所有跟此有关的宗教活动表示强烈反感。正因为如此，我从当时所受的精神教育中体验到的是世俗的力量，而没有得到丝毫神的慰藉。

在两年多的学校生活中，我的内心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这使我对这所学校充满了憎恨。我的功课毫无进步，体育方面也没有任何起色。我整天数着日子盼着放假，以便能够尽早摆脱这段可恨的劳役生活，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房间里摆弄我的玩具士兵，编排布防。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读书。我九岁半时，父亲送了一本《金银岛》给我。迄今为止，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时的兴奋和喜悦。有一次，我的老师发现我这个班级里的差生居然读一些与年龄不相称的书，非常生气。为了纠正我的坏习惯，他们想出了很多对策，但我始终没有屈服。我不会去学自己觉得没有理由学，也没有兴趣学的东西。在12年的学校生涯里，我只认识了一些希腊字母，从未学会写一句拉丁诗句。尽管父母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为我提供学习的机会，老师也尽心尽力地督促我，我却愚蠢地浪费了这些难得的机会。为此，我无法原谅自己。我想，如果老师没有让我枯燥地学习拉丁文的语法和句法，而是引导我通过古典语言的历史以及古老的民族风俗习惯来学习的话，我也许会学得稍微好一些。

在圣·詹姆斯公学学习期间，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后来我患了一场重病，父母只好把我接回家休养身体。当时，我们的家庭医生——著名的罗布森·罗斯医生正在布赖顿实习。他觉得我的体质非常虚弱，必须由他精心照顾。因此，在1883年，我转到布赖顿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由两位女士创办，学校费用也